典故紀聞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典故紀聞

(一)

余繼登輯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明史本傳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厤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與修會典成進修撰直講經筵尋進右中允充日講官時講筵久輟侍臣無所納忠繼登與同官馮琦共進通鑑講義傳以時政缺失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兩宮災偕諸講官引洪範五行傳切諫不報進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攝部事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紹興地湧血繼登於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採之害民者時不能用雷擊太廟樹復請帝躬郊祀廟享册立元子停礦稅撤中使帝優詔報聞而已旋擢本部尚書時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復上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安然不爲意乎帝不省繼登自署部事請元子册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繼登樸直愼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粗布衾羊皮覆足而已幼子應諸生試夫人請爲一言終不可

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別僦舍而共處。稍謝造請。取古人已事差次之。而世用曰。取法於遠。不如近也。卽又取當代事爲一編。而世用曰。吾與其繁也寧簡。事可循。言可紀。不必見自己出也。以魏弱翁之才。其大者乃在條上漢家諸名臣故事耳。余以爲與其取諸名臣奏牘。不如徵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視諸故府紀所見聞。久而成帙。屬余更定。摠爲十八卷。凡關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而於世爲急則書。非大非急而爲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中丞王公取以付梓人刻。未竟而世用卒。嗟哉。世用所論次未及施用也。然可謂有其意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國史玉牒副總裁前府事府少詹事掌院事直起居注經筵日講官北海馮琦序。

典故紀聞卷一

明　交河余繼登纂輯

太祖攻陳埜先時方假寐有蛇綠臂而走左右驚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意其神也視久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徐入纓中太祖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諭降寨帥既歸忘前蛇坐久方覺脫帽視之蛇居纓中自若迺引觴自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櫝矯首四顧復俯神主頂若錢炙狀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諸將見糧畜各欲資取而歸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驚問故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各取財物以歸再舉必難大事去矣於是率諸軍進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長爲戒嚴軍士榜及拔城卽張之士卒方剽掠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

陳埜先攻太平太祖按兵城上令徐達等轉戰至城北忽有雙龍見於陣上雲端敵衆驚愕仰視我師因大破之遂擒埜先

太祖擒陳兆先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至暮悉令入衞屏

舊人於外解甲酣寢衆乃相謂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設營田司以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爲吳王時命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爲治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衞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太祖爲吳王卽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

寓兵於農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實姚連來見。因言主公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今日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甚非得已。亦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恆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駐蹕之地。

儒士范祖幹初見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爲吳王時。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戴良、童冀、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太祖既定寧越。欲取浙東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正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縣。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棲鷹鸇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爲子孫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爲言遂罷之

太祖爲吳王時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卻其獻

太祖視事東閣天熱甚汗溼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濟濯者參軍宋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眞可示法子孫臣恐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

句容有虎爲民害者太祖遣人捕獲之令養於民閒飼以犬宋思顏以爲擾民無益太祖欣然卽命取二虎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爲行兵者之法

僉院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愷執而撻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春謝之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牣乃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霸興王莫不由此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

若兵食盡資於民則力重困故令爾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來未見功緒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以給軍餉尚餘七千以此較彼地力均而人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士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俱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謁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

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即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太祖嘗謂羣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人使循帖若踶嚙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此方今所當急者

太祖嘗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

國爾忘家公爾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

太祖見陳友諒鏤金牀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卽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宏儉約戒嗜慾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太祖嘗謂羣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於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又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卽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而不言相爲容默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非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栱桷而爲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鼎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騏驥之駿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召徐達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雖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豈不爲其所累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太祖時曾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緜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有司親臨督勤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緜出麻布緜布各一匹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於衣者

太祖嘗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因謂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於民則無所損也

太祖以儒士楊訓文爲起居注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他日復命訓文滕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爲戒耳

太祖嘗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卹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卹予自兵興十有餘年所將之兵攻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

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太祖嘗謂太史令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斂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恆紓。

太祖將營宮室。典營繕者以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斲。昔堯茅茨土堦。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矣。然千古稱盛德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慾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吳元年。其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言。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太祖嘗諭按察司僉事周湞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然凡事當存大體。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

太祖嘗禁種糯。其略言釀以民間造酒糜費。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價稍平。頗有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居民得所養。以樂其

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太祖嘗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當何據.對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纓衫絰.皆以粗布爲之.起居王褘曰.此比緦麻爲重矣.太祖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者.乃不復改.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等府租賦有差.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爲美.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甚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也.

博士許存仁講尚書洪範.至休徵咎徵之應.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徵.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

吳元年.上海民錢鶴皋作亂.執華亭知縣馮榮.榮不屈.囚置獄中.及徐達遣指揮葛俊擒鶴皋.榮始出獄.

卽爭於俊曰反者鶴梟耳餘皆良民卽有從者亦皆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爲治俊從之全活甚衆

太祖謂起居注詹同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前代朝賀皆用女樂我太祖吳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嘗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辟之薅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愼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太祖時除郡縣官皆給道里費知府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州判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半之典史十兩著爲令又予文綺羅絹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蓋謂初授官不免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養其廉如此

太祖因試將士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

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厥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致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吏有受賕者事覺赴井死太祖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恥小人見利則喜聞義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義小人則舍生爲利所爲相反今其人死不足卹其事可爲世之貪汚者戒

太祖嘗召浙西降將諭之曰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潁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就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足爲眞富貴乎

吳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太祖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祇天戒

太祖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古之賢臣亦憂治君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憂治世者世

常治今士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蓋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竊位苟祿於生民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太祖一日祀山川畢出齋次顧謂世子等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著歷觀往古取法於上而治化於下者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將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庶諳勞逸他日不致驕惰

太祖謂臺省臣曰近代法令極煩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舞緣出入爲奸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鬬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概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概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胷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

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太祖謂省臣曰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言民輕犯法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爲惡猶衣之有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汚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得活甚難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太祖新建宮殿成命儒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國初建宮殿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墊地者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子乃導子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病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南京新造宮殿成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因戰鬬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量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國初習元舊俱尚右至吳元年十月太祖始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爲左相國餘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臺。命湯和等爲左御史大夫等官。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大臣之體也。太祖初命中書省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煩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故當時所定刑名條目。皆與臣下面議斟酌。其後條例日增。比擬日煩。輕重上下。惟憑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

太祖遣世子次子往臨濠謁陵墓。諭之曰。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惰。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故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擇官輔導以行。

園丘初成。太祖出觀。時世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

可不體下情.

太祖指道旁荊楚謂世子曰.古者用此爲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損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嘗夢人以璧置於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太祖遣人諭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愼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愼之愼之.按此諭.凡爲將者不可不知.

太祖嘗謂大理寺卿周禎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所定律令.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戶曉.禎等乃爲律令直解以進.太祖覽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蔽蔽天下之民.使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頒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時.中書省臣有請科民間布囊運糧者.太祖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庫中布不乏.爲囊甚易.何用復取於民.

太祖以諸子年漸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履行賸。凡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步。趨其一。徐達既下山東郡縣。太祖卽遣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爲難。及更喪亂。斯民凋弊。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爲暴橫。以生亂階。今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生養休息耳。卽扶元氣之謂也。有守令之寄者。當體予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意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愼之。又謂李善長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太祖卽位之前。以羣臣推戴之意告於上帝曰。如臣可爲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淸。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常。使臣知之。先是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旦雪霽。越三日省牲。雲陰悉斂。日光皎然。至行禮。天宇廓淸。星緯明朗。衆皆欣悅。

元時詔書首語曰。上天眷命。太祖謂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始易爲奉天承運。見人言動皆奉天而行。非

敢自專也。

太祖因制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所貴斟酌時宜。近世泥古用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於是制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陛下日覽萬機。未免有勞聖慮。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甚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太祖嘗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憝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己。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

太祖嘗因宴羣臣謂之曰。朕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機方殷。中夜寢不安枕。憂懸於心。劉基對曰。今四海一家。宜少紓聖慮。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盡之。矧德非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疚。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典故紀聞卷二

太祖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太祖初卽位。中書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豈可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何必倣中書令乎。乃命鍾同取東宮官制觀之。因曰。朕今立東宮官。取羣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且諭之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令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將由是而生矣。又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太祖謂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

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太祖謂劉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太祖曰。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

太祖御東閣。與學士陶安等論前代興亡之事。因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

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豈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

太祖嘗諭胡廷瑞曰。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

太祖命諸將北征。諭之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

應天府有滯獄逾半歲者。太祖聞之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滯淹。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甚有益。如藥石之能濟。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可杜矣。

太祖嘗謂御史大夫文原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辭。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常審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弊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不之咎。尤見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當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錯。

太祖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太祖嘗命製軍士戰衣。表裏異色。令各變更服之。以新軍號。謂之鴛鴦戰襖。

國初中書省議役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太祖曰。民力有限。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得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太祖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際。儆戒或怠。則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總集郊社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監戒者。爲存心錄以進。

靳州進竹簟。太祖謂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竹簟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初。近臣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太祖嘗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且謂侍臣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忘、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

太祖嘗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亂、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太祖諭宋濂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慾、鮮克有終、至秦皇漢武、好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果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卽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册、聲名留於後世、此卽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尙耳、朕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於此、按太祖此諭、足祛千古之惑、

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人言簡而緩、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詔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留心律令。已令羣臣編定。尙恐有輕重失宜者。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

太祖嘗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沖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各令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陳事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洪武初。有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者。太祖曰。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此爲盡職乎。植佳木者必去蟫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乃命中書省黜之。

洪武元年九月。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尙多隱於巖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與朝廷之疏於禮待與。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賢與。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尙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

至治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

洪武初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或言元時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著爲令。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太祖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碎之。

太祖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諭德等官諭之曰範金琢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諭之曰天生人材當爲世用然人之材有不同明銳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不逮沈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又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所舉非所用爲患甚大卿等慎之。

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時賜宴賦詩商搉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

太祖因禮部奏定祭禮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非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乃生民脂膏以此爲享

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於身。神可欺乎。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卽爲優卹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於歲時宴樂。心亦少安。

太祖一日退朝。太子諸王侍。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卹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異。爾等當記吾言。常存警戒。

或有言元之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者。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太祖嘗手敕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稟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當直言改正。苟阿諛曲從。言旣出矣。追悔何及。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自今事有未當。卿等卽以來言。求歸至當。毋徒苟順而已。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

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傑。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矇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也。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

太祖諭羣臣曰。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卹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汚。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太祖命京衞將士練習武藝。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淺流。臨旱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樂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

洪武二年春。太祖以天久不雨。告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等神一十八境。中五境親行禮。爲祭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於失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參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物之疾苦聞於上天后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太祖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

多不及此。惟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憒然不知簡練。儻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於廉訪司。有給埽除者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裒所佩槖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戰。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太祖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陝。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陝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適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稗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太學。仍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而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也。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

誦辭拿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太祖祭方丘。還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常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於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嚴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常戒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

太祖嘗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

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邪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卽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官監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以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故卽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愼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恐其夤緣爲奸不利於國也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洪武三年五月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

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俾遊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問古今典禮制度

太祖嘗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當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言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武備可一日而忘哉

太祖御東閣聞學士宋濂等講有士有人章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士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三年二月詔天下曰自古帝王開基立國必賴賢俊之臣共熙庶績以康兆民是故殷湯周武既定天下克用俊乂列於庶位故能光昭上下澤流無窮今朕肇基江左統有萬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永惟六郡政繁任重而在位未盡得人豈朕用賢之道未廣歟抑賢智之士抗其志節而甘隱於巖穴歟詔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訪以禮遣之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禮其定爲儀式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

洪武三年六月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蓐席露坐晝曝於日頃刻不移夜坐於地衣不解帶令皇后與妃親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皇太子捧槱雜麻麥菽粟以進凡三日始還宮仍齋宿於西廡出內帑紗綵一萬四千匹賜將校於常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遂大雨四郊霑足

左副將李文忠送所獲故元諸孫至省省臣請獻俘太祖曰古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對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朝於中宮畢賜中國服

元平百官表賀太祖問羣臣元之所以亡與己之所以興因曰當元之季君晏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蠭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以圖自全及兵力日盛凡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有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獲其遺胄非天

之降福何以至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太祖嘗謂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七月詔於午門外擇空地立亭建碑刻國家政事可爲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爲法此最有益不知何時遂廢

太祖一日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嬖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太祖嘗謂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定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穀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肆侈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於是省部定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栱彩色其男女衣服幷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用紬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

禮部尚書陶凱等據古禮請每膳用樂太祖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洽然太和雖日

一舉樂不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尙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哉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鬬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徧野朕惻然於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

洪武初御史袁凱言今天下已定將帥在京師者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太祖深以爲然遂敕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太祖一日朝退見二內使乾靴行雨中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敕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

太祖大宴諸功臣因諭之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始於晏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

太祖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諸將之力存者得膺爵賞沒者乃不復見遂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

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太祖一日罷朝。坐東閣召諸武臣諭之曰。爾等退朝之暇。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讒讓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太祖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養生爲說。又繆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太祖覽儒士嚴禮等上言治道書。謂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今禮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

太祖因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諭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

明鑒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也

典故紀聞卷三

太祖因享廟謂禮部臣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方寸於此不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有所警而後無所放乃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書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太祖謂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若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以爲當齋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

洪武四年春嚴內城門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有以兵器雜藥到門者論如律

中書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給三石太祖曰內使輩衣食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給一石足矣

太祖謂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寮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

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

太祖以劉眞爲治書侍御史。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塞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迹。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刑部搜獄中囚。得一私書。乃吳興王升以寄其子平涼知縣瑱者。其言曰。凡爲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己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覬也。太祖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遣使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匹。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太祖謂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鑑衡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太祖與羣臣論刑法。或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然魚鼈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惡衞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姦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以致堯舜之治也。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厥聞於耳。如宋眞宗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後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卽時報聞。

太祖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貧。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野戰。捐軀徇國。豈可謂貧。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鬼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朕每臨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爲君卹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家者。所當深戒也。

太祖謂省臺諸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用兵。古人有

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卿等當知朕此意

太祖諭京衞諸將士曰勤儉爲治身之本奢侈爲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欲食衣服必欲奢侈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爲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勿令不足

太祖聞諸勳臣莊佃多倚勢害人者召諸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莊佃之家倚汝勢挾汝威以淩暴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不已必累爾德也

太祖嘗謂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國王遣陪臣朝貢禮部已受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日燇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尙書詰之蓋叔明逼死日燇懼朝廷致討故託貢以覘之遂卻其貢

洪武五年五月太祖祭方丘畢還宮皇后妃嬪見謂之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尙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句容民獻同蒂嘉瓜二省臣以進太祖曰草木之祥生於其地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

之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王禎不在於微物。賜民錢遣之。

太祖曾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於宮中。其牌用鐵。飾字以金。其詞不可考也。

太祖念驛傳重繁。諭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治者。徵斂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鬻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道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滿赴京者。往往不書農桑之務。學校之教。甚違朕意。特敕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降罰。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不教導。生徒隳學者。皆論如律。於戲。彝倫不振。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豈職分之當爲。凡在君民。體朕至意。

太祖嘗於冬月幸三山門。觀修浚城濠者。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於水中。求之未得耳。令別取鋤償之曰。農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尙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卽命罷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還家。

內司有奏增肉飼虎者。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皆縱之。

太祖嘗諭來朝守令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恆昭融於中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恆蔽錮其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修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太祖嘗謂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往見貪鄙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動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己以爲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己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

太祖謂詹同曰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於鴆毒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聲窈窕之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閒納其淫邪不爲所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

太祖嘗命御史察舉天下有司諭之曰古人有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爲彼小人者不知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於廉能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官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太祖製中都城隍神主成。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恆兢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民父母者也。苟所爲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太祖命羣臣采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著爲書。曰昭鑑錄。以賜潘王。因謂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嘗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

太祖一日閱武罷。諭諸將曰。畜兵所以衞民。勞民所以養兵。今爾等無耕稼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紝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無知之徒。不知捍禦之道。橫起淩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弊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宜戒其恣縱之心。體朕卹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衞卒有差還受親舊私遺者。衞官以違法幷逮其親識。請罪之。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識。慰勞餽贈。人之常情。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太祖謂羣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殆。豈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

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咈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卹人言。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儉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於善。故未有不興者。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不盡言。

太祖嘗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恆汲汲於求賢。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可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今之爲吏。犯法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豈有不化而爲善者。自今臺省六部官。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教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驪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太祖嘗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恆慮處事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繹思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意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每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士宜各給衣米庶不至饑寒也

太祖嘗謂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後規救之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爾等宜盡心所事

洪武六年十月太祖嘗命禮部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潞州貢人參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數十畝計所入亦足供用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

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太祖謂都督府臣曰。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於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等往彰德濟寧眞定等處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皆專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當朝日。以是日日食。改於己亥日行禮。釋奠先師孔子。亦改於次丁日。

彰德府稅課司有稅及民間瓜菜柿棗畜牧飲食之物者。事聞。太祖曰。古謂聚斂之臣。甚於盜臣。正此等官吏也。命執而罪之。

禮部尚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古人所定。非過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太祖以爲未當。命學士承旨詹同與學士宋濂議。乃更定初獻奠玉帛。將畢。即分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罷之。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得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日擊其苦。歔

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其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舍。

山陽民有父得罪當杖而子請代者。太祖謂刑官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太祖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卽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謀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太祖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可以獨成。故擇賢任能。布列庶位。安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策於漢高。委英雄於唐主。獨

任其智。未幾而亡。蓋根疎者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宏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則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

洪武八年。改建大內宮殿。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其飭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謂之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所長。則天下之才難矣。

洪武時。南郊廿露降。羣臣有獻詩頌德者。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己所致哉。

太祖謂太子諸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温良。爲德之容。見於外者可知其內。古之君子。德充於內而著乎外。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太祖命湯和等防邊諭之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然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敕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將有事於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聞學士宋濂等言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宋眞宗時有內喪神宗當郊而喪未除皆未嘗廢夫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所以示有尊也從之

洪武時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遂黜之

洪武時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奸吏至死太祖賜璽書勞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之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臣能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肯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爲令欲使上官馭吏嚴之以法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致極刑於奸吏朕聞茲事當哉故往諭之尙愼終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鎭夷狄之禍曰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鎭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尊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

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洪武時。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論時務。累萬餘言。太祖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纔五百餘言。因歎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定爲建言格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煩文。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選官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太祖謂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輸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嘗敕中書省曰。嚮荊、靳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戶部主事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災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太祖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遂黜之。有內使以久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卽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因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侍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尙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太祖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自卽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卽臨朝。晡時

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

太祖造觀心亭成親臨幸焉時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召而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卻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太祖謂韓國公李善長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於物理必察識而後知於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決斷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欲以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奏啓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聞

太祖嘗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弊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爲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察上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任耳目於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合祀天地於南郊自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霽星緯昭煥祥風慶雲光彩輝煜

太祖大悅。敕中書省臣曰。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禮。起於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文太煩。乃以義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悅。若有酌損答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儒臣紀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謂曰。爾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亦必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邪淫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若惑於憸邪。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

典故紀聞卷四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以爲明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太祖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修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淩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國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

太祖觀武帝紀顧謂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孫之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太祖嘗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太祖謂翰林侍臣吳沈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暬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若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羣臣各舉所知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皋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斷者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謂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間御史連楹劾應天府尹曾朝佐祭歷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禮太祖顧問廷臣吏部尚書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證以聞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禮爲宜遂詔以爲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詔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醯之類皆官給之

洪武時御史劾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禮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太祖曰夫祭物所謂缺者以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祀神而故爲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盡其職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於神猶怠忽之則於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

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

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太祖命助教趙新等爲布政使。諭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人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爲政鬱塞。則遠近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所以用卿等。蓋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大節浮費。薄稅斂。猶恐傷人。況重爲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爲國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職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內未及初考。而遷調改除陞等者。考覈平常。量才降等。非貶降者。皆得初授階。初考稱職。任內已及初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任內已陞授。未及再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皆得陞授階。凡及兩考而事蹟顯著者。皆得加授階。

太祖嘗謂諸行人曰凡爲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蒙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爲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敢有軍民休戚一一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也

太祖嘗敕刑部臣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於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於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眞犯者決之如律其餘皆減死論

太祖嘗謂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遠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愼之

給事中有言國初啓事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翰林編修吳沈等議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於是諸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

太祖諭部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爲朕總理庶務都察院爲朕耳目日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廉州巡檢王德亨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太祖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邀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洪武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又賜學糧。增師生廩膳。應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縣六百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工部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工部臣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採辦。以價給之。亦不傷民。太祖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直。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於督責。而吏卒夤緣肆貪。所得之直。不償所費。況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於應辦。轉爲借貸。其弊百端。爲害滋甚。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洪武時。廣平府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於此置鐵冶。歲收鐵百餘萬。請仍置冶。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嘗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

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彼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泮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漫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解州學正孫詢訐稅使曾必貴爲胡惟庸黨。又訐故元參政黎銘嘗自稱老豪傑。謗朝廷。太祖曰。詢不思以聖賢之道教人。而爲告訐之事。豈儒者所爲。置不問。

洪武時。有以犯罪減死戍邊者。多艱於衣食。太祖聞而憐之。悉命還家取資用。定期而來。至是五十三人先至。太祖曰。彼愚民無知。故抵於法。今先期來歸。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幾改過遷善矣。特命宥其罪。與道里費。放還田里。

馬后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太祖曰。得元府庫何物。太祖曰。寶貨耳。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寶。抑帝王自有寶也。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爲寶耳。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生。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鴆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卽大寶也。

黃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按察司以聞。太祖曰。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命貞復職。而械吏至京治之。

洪武時有給事中劾各處巡按試僉事所上章奏有不稱臣及不書日月者請逮問之太祖曰此亦錯誤其勿問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尙要當愼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愼也

刑部尙書開濟議法巧密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爲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麑鮞焚林而田禍及麛彀巧密之法百姓豈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眞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爲害不淺矣

太祖問大學士吳沈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己意任其所爲而不問以爲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又曰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爲如人主不樂

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必牽合傅會曰是必不可爲此誠國之賊也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國造福殘暴者爲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才有不逮者亦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搏擊遇事風生鍛鍊刑獄剖剋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鑒

太祖謂吏部臣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得展盡其才能朕甚惜之於是凡罷免官通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擢居顯職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幾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等四尺爲一等三尺爲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爲一等二尺爲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品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嘗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違之臣論是而君哆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協

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訕。謗言近於忠。訕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德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訕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得失。非從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用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敕內官勿預外事。凡諸司勿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太祖因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舉。所以戒未然耳。

太祖嘗謂侍詔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知識爲知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

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

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時命戶部以山東鹽召商中賣仍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太祖謂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謂侍臣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持汚穢簡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爲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太祖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閒雪霰而雷時氣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百司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

太祖諭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便利卽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

太祖御華蓋殿聞大學士朱善讀心箴畢謂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差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退。日間所決事務。恆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停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輿圖之廣。古所未有者。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愼。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洪武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保留者。太祖賜手敕獎勵復職。加賜衣幣。謂侍臣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閒。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爲盜。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縣官能爲吾撫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爲政以得民心爲本。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太祖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民皆安樂。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醫如臾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之存亡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

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太祖謂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羣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宏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饒餘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爲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爲聚斂以傷國體

太祖謂戶部曰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遊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畎畝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所以然者蓋欲各安其生也然農或怠於耕作士或墮於修行工賈或流於游惰豈朕不能申明舊章而致然歟抑汚染胡俗尙未革歟然則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興也爾戶部卽榜諭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

吏部選用國子生爲六品以下官太祖論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蔽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橫縱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人蔽惑也

麗水有卜者干求富民陳公望不遂詣闕誣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太祖命錦衣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審其妄謂察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冤而論妄告者罪

洪武間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正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溺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尙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院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檀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

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中。湖廣都司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衞軍食。太祖覽奏。顧謂戶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卹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衞。但令軍士屯田自食。

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衞。審其情辭。用事者以非法淩虐。太祖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衞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洪武二十年春。郊祀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洪武中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舊有銀礦採之可資國用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國初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鄰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太祖素知其弊及卽位乃遣國子生往各處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書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類編爲册而所繪若魚鱗然故號鱗圖册

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因自爲註謂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敍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敍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

太祖聞侍臣進講有論人之善惡感召有不得其平者因謂之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太祖曾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卽能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卹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效力於國豈可忘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

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毋令失所．

太祖嘗謂禮部臣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詔天下行養老之禮．凡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

典故紀聞卷五

守太寧都督僉事商暠言。見儲糧粟太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年邊用。太祖謂左右曰。守邊之計。足食爲先。今暠言儲糧足用。邊郡之民。可免輓運之勞矣

太祖謂侍臣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疏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爲僧。二十以下請度牒者。俱令於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爲僧。

太祖嘗因論兵政。謂諸將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黷武。適足以召怨耳。正猶醫家妄以暝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體殞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

國朝之制。每衞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二人。又設前後中左右千戶所。以分領士卒。後指揮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責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始命指揮使掌印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械不堅利者。皆責所領之官。

太祖嘗諭吏部臣曰。爲國任人爲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前諸城知縣陳允恭以簿書之過。責戍雲南。近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召復其官。

御史淩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固拒之。太祖廉得其事。擢漢副都御史。

洪武二十年。青州旱蝗。民饑。有司不以聞。有使者奏之。太祖謂戶部臣曰。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饑。而守臣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賑之。就逮治其官吏。

洪武時。嚴交通外夷之禁。永嘉民有買暹羅使臣沈香等物者。爲里人所訐。按察官論當棄市。太祖曰。永嘉乃暹羅所經之地。因其經過。與之貿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比也。釋之。

洪武間。令天下都司衞所。輪班赴京。較試武藝。其射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乃後的在百步內。而牌高至二丈餘。嘉靖中言者言射的高大如此。天下豈有二三丈之虜哉。可發一笑。

太祖一日召試官陳宗順等至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著信論。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險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必爲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時。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請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訐告之理。此因一時愚昧。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過。遂釋之。合好如初。

洪武二十一年。敕刑部都察院。凡罪人當籍其家者。如謀叛奸黨造僞鈔之屬。則沒其貲產丁口。餘者止收貲產而不孥。仍以農器耕牛還之。俾爲衣食之本。

太祖謂戶部臣曰。曩者山東歲歉民饑。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於境內定爲四所。於居民叢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局鑰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

太祖念軍士艱苦。爲將領者不知愛卹。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其辭。爲護身敕頒示將士。

太祖謂兵部臣曰。曩因武臣有違法隨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

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俾咸誦習遵守。

太祖謂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但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衞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合一。國用以舒。

太祖嘗與侍臣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陷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險峻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愼。

洪武間。儒士有起自田閒而驟至峻擢者。或言非愛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爵非所惜。若曰起自田閒。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舉之加於朝廷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以官職。

太祖嘗謂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難。自非聖賢。鮮有無過者。若有過能改。則志於善矣。可以錄用。比歲受祿之人。及民閒子弟。久居學校。教養有成。或因小過罷黜者。悉許自新。仍錄用之。

太祖嘗與兵部尚書沈潛言。與治之道。當進君子。退小人。潛對言。君子小人。猝未易識。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

給事中有薦士堪牧民者。曰。其人才高年少。勇於敢爲。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遽使入政。可乎。後生少年。未嘗歷練。恃

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但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太祖謂兵部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於天下也
太祖嘗令諸犯法者輸粟北邊以自贖因謂學士劉三吾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太祖見朝陽門外有隙地因命種桐棕漆樹五十餘萬株歲收桐油棕漆以資工用省民間供應
太祖謂侍臣曰朕常命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工人問之言模範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豈可忽乎
太祖嘗諭太子諸王曰人君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常保天位者未之有也
國初官員到任多無馬或假借於人或乘驢太祖諭兵部曰禮莫大於別貴賤明等威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聞多乘驢出入甚乖治體其令官爲市馬布政司按察司二十匹府減其半州縣又減府之半一馬率十戶飼之歲終則更其役
洪武二十四年定文武官員封贈例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又因宋制母以子貴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

太祖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爲同。毋矯詐以爲異。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後之會議始此。

洪武二十四年。敕令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勿雜處於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

洪武間。令郡縣官朔望詣學謁先聖。然後升堂。師生序揖。學官侍坐。諸生東西立。比次講說經史。考課既已。學官率諸生送出學門退。

洪武間。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於早朝奏事及侍班見辭謝恩則服之。遇雨雪則易便服。今不然矣。

太祖謂大理卿周志清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法。無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僉都御史張楨。與閽門使觀察使同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遺者。隨事規正。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

太祖諭羣臣曰。構大廈者必資於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羣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爲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於一人可也。

太祖謂侍臣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消。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

洪武中。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諂詐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於國政何補。太祖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容易。若遽以心懷諂詐罪之。此何異腹誹之法。

太祖嘗諭五府臣曰。天下衞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之不給。

洪武二十五年。詔自今凡傳制遣使持節等儀。皆由東階出入。無得徑由中道。

洪武間。鎮南衞卒造官船。擅伐民樹木爲樓櫓。民訴之。太祖曰。簠簋之下尙如此。其他可知。命斬其爲首者一人示衆。餘杖之。謫戍甘肅。

洪武時。僉都御史淩漢。大理寺丞曹瑾。應天府尹高守禮。府丞馬克昭。祭先師孔子。既迎神而後入班。爲御史魯德所劾。太祖曰。祭祀不謹。固當罪。然既與祭。但後時耳。姑識之。

洪武間。兗州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耆民楊德等詣闕言其廉勤愛民。太祖喜曰。爲政不難。得民心爲

難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愛之卽命復其官因謂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惟憂澤不下流情不上達今民以主簿之賢來言於朕朕宥之仍與治其民上下之情無所壅蔽矣

鎮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頃六十餘畝以爲田園太祖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龍民開歲輸馬草凡軍官之馬令自芻牧各衞軍士馬匹則令管馬指揮千百戶各擇水草豐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營牧養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

太祖嘗謂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旣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剝刻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官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示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卹民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寧左等七衞及寬河千戶所今年屯種所收穀麥凡八十四萬五百七十餘石夫都司所收軍餉且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國初士人因過罷黜者不得舉薦安慶府知事周昌以爲言太祖謂吏部臣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棄短錄長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

洪武二十五年詔五軍都督府諭各都司以軍馬糧儲之數及關隘要衝山川險易道里遠近悉繪圖以聞

國初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爲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眞僞於是命僧錄司造周知文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受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册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隱容者罪如之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以獻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命搥碎之始以上聞太祖嘉歎

洪武間湖廣孝感縣言民饑請發預備倉廩以貸之者太祖謂戶部臣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以濟急民也若歲荒民急必候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洪武二十六年秋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

里稼穡等事。閒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洪武二十七年。詔僧道不許奔走外方。題疏強求人財。有於崇山深谷修禪學眞者。止許一二人。三四人者勿聽。仍毋得粉菴堂。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亦不許收民兒童爲僧。遠者幷兒童父母皆坐以罪。

太祖因退朝。謂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愼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壅替。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險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矣。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隱。而賢否自見。昔唐元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元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元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太祖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眞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眞賢也。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毀者果然爲

賢則誹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爲所毀間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太祖嘗念民艱恐饑荒無措令工部諭民但有隙地皆種植桑棗及棉花率蠲其稅仍歲終具數以聞

太祖謂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亂亡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所致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妥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久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卽以爲言使知所警勿謂已安不以爲意也

太祖嘗諭宋國公馮勝曰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不從所役來言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自今以後所從役者使得從容足衣食俾無窘迫自然效力無怨咨則家道昌矣

太祖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泆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各盡其道則事無不濟矣

洪武間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脅食之不愈乃禱於神如愈請殺子以祀母果愈遂殺其三歲兒以祀神有司以聞太祖大怒曰父子天倫百姓無知乃殺其子滅絕倫理遂捕伯兒杖之百謫海南仍令自今割股臥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撒馬兒罕國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號曰照世杯太祖定正書傳詔諸儒臣錢宰等至開局翰林院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因謂之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黑氣始銷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著述以稱朕意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衞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樓初成又賜鈔宴其上

洪武二十七年敕天下衞所屯田將士以時耕作毋怠其事每歲秋後遣人上數京師

洪武間有司有剛直有爲廉潔自守被誣逮者得伸理後往往賜衣鈔諸物或賜宴或陞秩如沐陽知縣周質陞山東參政衡山主簿紀惟正陞陝西參議潞州知州劉士源陞陝西參政諸如此類不可勝紀

國朝最重門禁洪武間太祖自定法令凡守衞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士各依其伍全隊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數缺則以別所全隊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補數違者處重刑有告言者賞不依原伍因而縱令在衞者指揮以下杖一百各遞降調邊衞受賄者治重罪軍士當直有死喪疾病嫁娶生產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無丁男者許侍疾不限月日妻病無男女者亦如之親戚慶弔不出百里外者許給假留難及不實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姪願代者聽凡上直

各守本門。不許從別門往來。違者執獲。雖國戚亦聞奏區處。執獲者賞。凡朝參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帶刀指揮等官。然後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許搶越。凡內官內使小火者。必須比對銅符。無符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重罪。有公差帶金銀緞匹出者。憑勘合照驗。仍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服衣服顏色件數。回日照對。有不同者。即時聞奏。工匠人等出入。有夾帶鈔物者。許執奏。惟官民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坐罪。

上元典史隋吉言。農民中有一夫一婦者。當耕種時。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隨荒。及病且愈。則時已過矣。上無以供國賦。下無以養室家。請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圍爲一社。每遇農時有疾病。則一社協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蕪。民無饑窘。太祖善其言。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相周卹。甚者強淩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貨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以此意諭民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以侵暴屯卒誅東勝衞百戶吳信。因遣使諭邊將曰。昔漢趙充國征討西羌。所用芻糧。未嘗仰給朝廷。由其勸課撫綏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艱於供給。故緣邊列衞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奈何將校不能撫綏。又困擾之。如東勝百戶吳信。不卹士卒。侵其賞賜。貪淫無厭。使守邊者皆如信。田

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諭爾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吳信也。

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敕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剕閹割之刑。蓋嗣君宮中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

太祖嘗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敍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能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庶乎有本。

洪武間。有道士獻道書者。太祖謂侍臣曰。彼所獻非存神固形之道。卽鍊丹燒藥之說。朕烏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

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惑。

太祖頒祖訓條章於內外諸司，因敕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翦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後更祖訓爲皇明祖訓，但更箴戒章爲首章，目仍舊。

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於是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閤，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後歲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洪武間．朝參官皆賜食．太祖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侍坐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於門外．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叩頭就坐．光祿寺以次設饌．食罷仍叩頭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給爲難．始罷之．

太祖聽侍臣講無逸篇．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係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命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太祖嘗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書成．賜名禮制集要．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頒布中外．使各遵守．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輩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輩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

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太祖以功臣之家不循禮。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戒飭。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舊制。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儀。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開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曰稽古定制。頒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太祖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德彝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太祖因朝罷。與侍臣論民間事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終歲勤動。稍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太祖嘗諭晉王燕王以備邊十事。內一款。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於五月一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按聖祖之留心屯政如此。今何獨不然。

太祖嘗命楚王湘王帥師征古州洞蠻。敕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衣服輿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

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祿將薄矣。若能奮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

太祖嘗諭晉王等六王曰。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止是本護衞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加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

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謬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尚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順己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己。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

洪武三十年。敕戶部。凡天下積年逋賦。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絹布金銀等物。以免民轉運之勞。

太祖於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縷積寸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

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民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洪武間行人高穎陝西巡察私茶回備言道路人民疾苦太祖喜曰古之使者以覽觀風俗咨詢民情爲務今穎亦可謂能利國富民矣擢鴻臚寺丞

太祖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以致衣食不給乃遣人材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穀菽之數來聞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太祖享太廟畢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卽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格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務齋潔以安神靈